

◆金国泉专栏·雷池著录

◆信笔扬尘

◆风雅颂

燕子窝

我这里说的燕子窝不是具体某对燕子的窠,那些大小不等、高低不同的燕子窠自然栖息在我父老乡亲们的房檐屋下,甚至就在那些茅屋瓦房的墙壁上生长着,那些殷实人家楼板的下面倒扣着,它们年年去去回回,时时起起落落。我说的燕子窝是一个很精致的冲眼的地名,它处于我家家乡望江县长岭镇南台村。

燕子窝不大,但也不小,有近万亩。一个近万亩的燕子窝存于这方土地,不神奇也壮观,不令人神往也让人回味无穷。

燕子窝坐西面东,经年累月迎接红日东升。其地形总体弧状,活脱脱一对燕子。略知风水一二的父亲曾偷偷告诉过我,这就是妥妥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左右两边如同一个人伸出的两条臂膀,拥抱着这里的一枝一叶、一花一草。其腰部有一口塘,就叫燕子窝塘,与朱熹那“半亩方塘”不相上下,也是“一鉴开”着,一直沉静地闪亮着,真真切切就是一枚燕子窝。其后稍有泉水数眼终年汨汨不断,记忆中是几眼温泉,夏凉冬暖。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塘因地形而得名,还是地形因塘而得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一缕缕一丝丝都自带体香。在我的记忆里,从未见它干枯过,始终以它清澈的塘水滋润着这方土地,始终让它黛黛微波映衬着这里的草木,这里因而菜花黄、棉花白、柳丝翠、稻花香。

我曾多次向我的父母及父老乡亲打听过它的来龙去脉,因着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家燕,我从没见过一对哪怕是一只燕子在这或者说野外筑窝,怎么就叫燕子窝?但大家都是笑笑,而后摇摇头,以一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架势,填补着各自心中的空白,填补着让我时时疑窦的心情。

我的祖先为什么这样韬光养晦呢?把这跟福地留予子孙,却不让孩子清楚它的牛眠龙绕,不让孩子知道它的宝藏何处,玉匿何地。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只好在这里对着一群又一群猪牛鸡鸭吃吃喝喝,对着一拨又一拨“一日上树能千回”孩童指指点点,疏朗有致,集散成文。而这是否就是先辈们想要看到的一切?

我水种我田,我土育我苗,不要问那么多。父亲在我问到燕子窝的来历时,常常就是这样三缄其口地教授我的。也许他像我一样并不知道真情。

世世代代的父老乡亲如那首远古先民咏赞美好生活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自由安闲和自给自足的快乐。自然中见淳美,朴拙中享受太平。终日一副不染尘埃、自然顺生、其乐自得的模样。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春和景明之日,这里“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当我站在寒岭上往下看,暖阳下,典型的一幅写意水墨画,碧绿的怀抱中,有燕子飞上飞下,有八哥立于牛背飞起飞落,有白鹭栖于远处泊湖的湖梢,一会低头啄食,一会又抬头张望,长长的双脚高起高落,摇摇晃晃,一副自娱自乐的德行。偶尔有春雷滚过,隆隆作响,有春雨沙沙,偶尔有水牛或者黄牛抬起头突然长咩一声,让你忍俊不禁。我记得我的父老乡亲,穿蓑衣戴斗笠,荷着锄,光着脚,或用那锄头挖开田埂的缺口,将田中积水放入下面的泊湖,或笔锋回转,挖一块草皮填于田缺口,不让雨水流走,滋润这垄田块。燕子窝塘坝两端分别都有放水的缺口,雨水顺缺口而下,有鲫鱼在沟内戏水,百米之内定能听见啪啪啪声,如果你撸起袖子,随便就能捉上几条,回家佐以韭菜或野外小蒜,那必是能吃三碗饭。我还记得我的姐姐打着油布伞,穿着雨靴,挽着竹篮,竹篮里放着铲刀,或在田埂上弯下腰身,挖挖猪吃的野菜,或走进自家菜园,采摘水淋淋的菜薹、春韭、大蒜回家做饭。

燕子窝塘明净如镜照着这一切,也书写着这一切。春去秋来,燕子窝仍是一幅繁忙景象,稻谷金黄,棉花雪白,芦苇在泊湖的尾梢上随风摇曳,多姿多采,燕子带着它的雏燕在燕子窝的上空叽叽喳喳,但它们并不惊扰在此忙碌的乡亲,而像一曲背景音乐,衬托着这里的一切,裨衬着这里的一切。每每这时,我会站在燕子窝下面泊湖的湖梢上,一簇簇毛茸茸的芦苇在秋阳的照射下如棉絮般柔和可人,“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枝枝相依,花花相扣,一棵棵亭亭玉立,风情万种。如果这时从芦苇丛中往上张望,那便又是一番景象,湖光与秋色,层次分明,一览无余,我想如果我是卡尔维诺那本随笔《收藏沙子的旅人》中的那位藏沙女子,我便要将这里的枝枝点点收藏起来。

只是我无法收藏那风声,那吹过棵棵芦苇后气定神闲的风,那带着一股草香谷馨的风,我也无法收藏那燕子与它的雏燕一起在燕子窝上空飞翔时的身影,它不是高尔基心中的海燕,不需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它们是自由自在而又我行我素的,是看尽燕子窝春夏秋冬色,似乎饱读诗书,似乎学贯古今。

我只好这样看着,这样享受着,与燕子窝一起各美其美了。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东华书店随感

卓美

失去母亲,日子过得空落,我的生活看似从前,心境却天远地别。在家睡上几天,我走出家门的时候,仿佛浴火重生。风很大,满街喧嚣如洪水猛兽般席卷。我悲伤的、芜杂的内心又添了几分焦躁。从红果二圆盘下车,向右走,靠左行三四百米,我逃进东华书店。

一小段走廊,几级台阶,烈日、大风跟俗世被隔在了店外。

红果城区的东华书店不算太大,书店里没有高高的书架隔断视线。书店的布局、书摆放的样式一目了然。无论是多年前的盘县老城还是现在的红果新城,东华书店给我的感觉一直都没变过。墙壁抑或地板,干净的程度仿佛才刚刚开业。而事实是,盘县老城的东华书店已经运营了十五个年头。新城区的东华书店,也坐拥红果六个春秋。每次来东华,我总会想起数年前陪女儿买学习资料、给自己买《活着》的过往。常来常往于东华,数年的相守相伴,生命里的孤独、寂寞,统统退到了我的心门之外。

身在东华书店,全世界都停止了喘息。我能听见,秒针从容行走的声音。目光寻寻觅觅,游过安静的书籍。我拿起高莽先生的《悠悠此心》。阅读正文,读到高莽先生写他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葬我的时候,在我胸口上放一本书,我是那么想识字。我的思绪开始动荡,继而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来她写的遗书。我觉得,凡是跟

书、跟字相关的故事,都是灵魂跟爱碰撞出来的故事。

放下《悠悠此心》,我将《朝花夕拾》抱在怀里。书皮上,有一排不大不小的字:鲁迅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无常》《父亲的病》《狂人日记》《阿Q正传》,无一不是经典之作。从前的从前,有那么多值得铭记的人和事。父爱、亲情、友情以及执念,如花瓣一般、如血泪一般纷纷落在纸上。读过就是到过,惆怅,震撼,释然,感同身受。鲁迅先生的往昔,就是世道的往昔。如果我写母亲的抑或写我自己的往昔,也应该是从小处、从低处着眼的时代的往昔。我充满感激:如果没有白纸黑字,我们拿什么来祭奠远去的岁月。如果没有书店,书,何处为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书店,是精神的庙宇。开书店的人,是在行善。

但凡书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让时间飞逝。指尖轻轻翻过,纸香墨香丝丝入扣。天地万物呈现在字里行间,颠沛流离的心得以片刻安歇。当灵魂跟书融为一体,离开书店,就成了一件艰难的事。

我第一次进书店的情节,几乎要忘记干净。唯一还留在脑海中的那一小段影像是:我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带我来到盘县城看望外婆。那时候,盘县只有一个书店——“新华书店”。人生第一次进书店,我大开了眼界。原来,书店就是书的家,书店里有我哪怕用几辈子的

的时间也读不完的书。在新华书店,我看到了《木偶奇遇记》。书中有一幅让我惊心动魄的插图——匹诺曹的双腿被火烧掉,他坐在火边哭泣。在随后几十年的光阴里,匹诺曹的形象镌刻于心,他的成长经历给我暗示:经不起诱惑的生命,任性的人,要付出代价。庆幸的是,无论木偶还是我,挫折过后,都有所成长。

母亲说,第一次带我进书店,给我买了《木偶奇遇记》过后,我还赖着不走。最后,是她生拉硬拽把我拖出书店的大门。像癞皮狗一样被拖出书店大门的这段历史,我真是记不得了。有几本滋养童年的书,有一个有浩瀚书籍的书店占据着脑海,谁还记得其余无关痛痒的小插曲呢!

天色已晚,出得东华书店,又拐进了盘州书城。可惜的是,书城里的书都已经下架。书在地板上堆成了小山,“山上”落满灰尘。每一堆书上面,都放置有一块“打五折”“打三折”的醒目标签。我离开了那些被贱卖的书。路边,一家药店正在搞“药买得多,折扣就多”的促销活动。我想起盘州书城那一堆堆无处安放的书,心中悲凉。人间的两种药,医治身体的药可以大打折扣,而医治灵魂的药,怎能打折?

愿那些堆在地板上的书,有一个好去处。有一个,像东华书店那样的,好去处。



云漫青山 汤青 摄

◆小说世情

小人书风波

郝继福

我大舅是抗美援朝老兵。我小时候,经常听他讲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受大舅的熏陶,我从小对志愿军特别崇拜,最爱看抗美援朝内容的小人书。

十岁那年的一天,妈妈给我一元钱,让我去镇上买咸盐。我先到新华书店,花六角钱买了一本小人书——《千里江山》,内容是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

剩下四角钱买了咸盐。怕爹妈发现咸盐少,我头一次撒谎说,路上把咸盐弄洒了。

妈看我表情不对,逼问我:你说实话,咸盐弄哪儿去了?

被逼无奈,我只好实话实说。

这可把老爹气坏了,恨恨骂道: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你还买小人书看,赶快退回去,要打折你的腿。说着,操起烧火棍就要打我,我撒腿就跑。

我知道爹的犟脾气,心想:我要不把小人书退了,还不得把我打死啊!

于是,我走了七八里地,又来到镇新华书店,央求了老半天,人家就是不给退。

我没敢回家,直接来到村里老沈太太家,带着哭腔说:沈奶奶,你买了这本小人书吧,我要是卖不出去,我爹就得打断我的腿。

沈奶奶摸了摸小人书说:我也不能看啊!

我这才想起,她是个盲人。

晚饭时,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只能在家房后转悠,不敢进屋。

二弟看见我,偷偷盛了一碗大碴粥,连同一块咸菜给我送来。一天没吃饭了,我蹲在房山头狼吞虎咽。

这一夜,我一直在想:把小人书卖给谁呢?实在没办法,想到了我老姑。

我老姑家住在北安,离我家一百多里。天刚放亮,我就悄悄揣了一块大饼子,拿了一块咸菜疙瘩,走了七八里山路,来到镇火车站,攀上拉煤的火车。

火车带起的大风,把煤面子刮得漫天飞,让人睁不开眼睛。我怕把小人书弄脏,掏出来看了看。由于没拿住,小人书被大风吹跑了。

都快把我急死了,真想跳下火车去捡小人书。事后想起这件事,我非常后怕:如果当时跳下飞驰的火车,肯定会粉身碎骨。

敲开老姑家的房门。老姑看我满脸漆黑,半天没认出我来。当她知道是我时,忙问:你咋一个人来呢,弄得这个样?

我一头扑在老姑怀里,失声痛哭……

当我把情况告诉老姑之后,她叹口气说:你爹脾气太坏,为了几角钱,竟把孩子打跑,这要出点啥事咋办啊!

老姑又责备我说:你也是,走也没告诉家一声,你爹妈不知道咋着急呢,明天赶紧回家吧!

第二天一早,老姑给我揣兜里五元钱,买了两麻花,把我送上火车……

到家时,家里却没有人。邻居王婶看我回来了,连忙问:这几天你上哪去啦?可把你爹吓死了,大河边,枯井里,桥洞下,凡是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

你妈都快急疯了,把你爹骂了个狗血淋头;你爹后悔地说:我这臭脾气咋改不了呢!

你大舅一直埋怨你爹:哪有你这样当爹的?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文化、真可怕呀!

妈妈一看见我,抱住我失声痛哭:你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妈也不想活啦!

爹边抹眼泪边说: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能舍得打折你的腿吗?

第二天,爹特意到镇上给我买了那本小人书——《千里江山》。

多年之后,我成为一名作家,根据我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千里江山》上映之后,好评如潮。

村庄(组诗)

刘腊华

五月割麦

麦穗袭击洲地。阳光饱满成一粒粒黄金的吊坠,诱惑五月。云雀扇动翅膀,掀起滚滚麦浪

收割机亮出麦农的硬气
地平线就卸下了梵高的脾气
切割,脱粒,传送,打捆
麻利的动作,有我父母年轻时的影子

野鸡和野兔去了哪里
我记得它们的模样
避开银镰,躲开锋芒
慌不择路地飞奔和逃窜
都有日光和月光的弧线之美
母亲慈爱有加,空出堤坝外的杨树林
许它们再享人间烟火

这个夏收省却了体力
省却了汗珠。作为补偿
母亲在灶台上,多添了几把柴火
洲地的上空,又有麦香在散发
一张烙麦饼里,包裹着一个旧岁

地衣菜

雨后的杨树林
潮湿的草地上,长满了地衣菜

滑滑的,柔柔的
单薄得令人心疼
我用手一片一片将它们
小心捡起。我要带它们回家

昨夜一定经历了什么
满身泥沙和杂质
我把它们放在水池里
一遍遍地洗呀洗。像清洗流浪猫

还要放在太阳底下晾一晾。
丢失了水分,薄如蝉翼。
几乎一碰就碎。几乎失去了
家园。几乎食不甘味。

狗尾巴草

喊出天涯路的走向
翻阅安魂的经卷
是草,也是腰杆

调和一方山水
为牛羊留住月光下的雨露
为虫鸣把脉一抔黄土的冷暖
一声狗吠,灶台又生人间烟火

逍遥于庄周,何须一只蝴蝶
忘情于红尘,可惜一只蜜蜂
风一吹,所有的摇动
都是我密境里温情的声控

那些纤细的,绿茵的,枯黄的
从未夹着尾巴。替我们看护人间

村庄

阳光普照道场。雨水冲洗院落。
草长,莺飞,鸡鸣,狗吠
一条村村通水泥路,把村庄
扎在腰间

杏儿去远方结了果。山楂在城里
积攒星光。老槐树下
乡村大舞台,让黄梅戏闲着
只有,几只古老又现代的蝴蝶
落在篱笆墙上,欲翻未翻
仿佛是在给村庄,打一个空荡的心结

紫燕拖家带口,在人家
的高楼屋檐下,筑巢
斑鸠飞上枝头,触动旧年的青枣
几滴“咕咕”,像露水一样轻
如果此时炊烟升起
鸟鸣会在林间,歇一歇脚

父亲照例在一本老皇历中
细数家长里短。母亲说
孙子又长高了,娃儿的爸爸
有好几天没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